

直击心底最深处的柔软，
若这世间尚有真爱，这便是了。

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

Twentine 作品



年度人气作者 Twentine 经典之作 [全新修订版]

他是她的理想国，她是他的憩息所。情到浓时，戛然而止。

一生之年，幸得有你。

不惧黑夜，只待白日。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那个
不为人知
的故事

The
Untold
Story

Twentine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/ Twentine 著 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, 2016.9
ISBN 978-7-5500-1869-3

I . ①那… II . ①T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2136 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
作 者 Twentine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刘运东
特约监制 肖 恋
责任编辑 余 苕 晏仁琼
特约策划 肖 恋
特约编辑 姚 雪
封面设计 程 然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680mm × 970mm
印 张 23
字 数 430千字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869-3
定 价 3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: 05-2016-25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那个
不为人知
的 **故事** Story

Contents

目录

楔子	001
<i>Chapter I</i>	
陶器·警察局·雨	002
<i>Chapter II</i>	
烟·学业·奇怪的男人	034
<i>Chapter III</i>	
泥沼·青春·难言之隐	067
<i>Chapter IV</i>	
迷途·永恒·理想国	096
<i>Chapter V</i>	
旅行·列车·我是好人	139
<i>Chapter VI</i>	
山·水·菩萨	180

Chapter VII

从前·告别·远方 199

Chapter VIII

昆明·黑暗·公主和女巫 221

Chapter IX

画·毒·家 244

Chapter X

刘伟·暗算·新年快乐 283

Chapter XI

高考·明月·自我 311

Chapter XII

偶然·圆满·不为人知 332

[番外]

雪山雪山 353

后记 363

楔子

那天杨昭正在工作室绞尽脑汁地折腾一件陶器，电话就来了。

来电话的是杨昭的弟弟杨锦天，他口气平稳地带来了一个消息——他又进警察局了。

是的，又。

杨锦天进警察局的次数频繁得让杨昭在听见这个消息时，几乎连眼皮都没眨一下。她跟电话那头的弟弟说：“哪家？”

杨锦天说：“凌空派出所。”杨昭听完放下手中的陶碗，眯着眼睛对电话说：“凌空？你怎么跑城南去了？”

杨锦天语气不好地说：“来参加朋友的聚会。”

杨昭说：“然后呢，是在饭店闹起来了？”

“不是！”一提出了什么事杨锦天明显烦躁起来，他语气甚差地说道，“有个朋友喝多了，打车的时候跟出租车司机吵起来，然后就动手了。”

杨昭说：“给人家打了？严不严重？”

杨锦天怒叫道：“是我们被人打了！你快过来！”他喊完就直接摔了电话。

杨昭放下手机，去洗手池冲干净手，把外套穿好，翻开包看了看还有多少钱，然后整理出门。

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，外面天已经全黑。杨昭走出工作室的时候迎面吹来冷风，让她紧了紧衣服。

九月的北方，已经开始寒凉了。

杨昭去车库取了车，坐进车里时先点了一根烟。打火机的火苗因为关车门的风蹿动了一下，杨昭抬手护住它。

一口烟吸进，杨昭缓缓地将它吐出来，车内弥漫着香烟的味道。

杨昭喜欢抽烟，不是什么好习惯。大成玉溪是她的最爱。杨昭的家里、车里、工作室里到处放着烟。

▪ Chapter I

陶器·警察局·雨

她一直将烟抽到半根没了的时候，才发动了车。

杨昭开着车，迅速又平稳地行使在二环路上。她将车窗打开一条缝，让烟顺着缝隙飘出去。

街头灯火通明。

杨昭很快抽完一根烟，她将烟头掐灭，然后才开始想她弟弟杨锦天的事情。

其实这是个可怜的孩子。

三年前的一场事故，让他失去了双亲，杨昭的父母将杨锦天领回自己家抚养。杨昭也是那年回到了这座城市。

她在外很久，久得让她对叔叔一家的惨剧甚至不能感到痛苦。她难过，但是还不到痛苦的程度。至于这个弟弟，杨昭大他九岁，她与他的关系谈不上亲密。

杨家人的相处模式恭敬且疏远，杨昭对小时候的杨锦天印象并不深刻，真正让这个男孩烙印在她心里的恰恰是叔叔一家的葬礼。

在葬礼上，那个十五岁的男孩哭得像是整个世界都塌了。杨家人的感情内敛，杨昭从不知道，原来一个男人，也能绝望成这样。

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杨昭决定留下来。她并没有同父母一起住，而是在外租了一间公寓，她连租了上下两层，下面的用来生活，上面的用来工作。

杨昭尽可能地照顾自己的弟弟，但现在看起来效果甚微。

杨锦天因为事故的原因，休学一年，他今年读高三，正是关键的时候，但是他对学习一点也不上心。杨锦天读的是全市最好的高中，那是他自己考上的。然而中考之后没多久便出了事，之后他再没认真学习过。

不管是杨昭的父母还是杨昭，都没有苦口婆心地劝说过杨锦天好好读书，这是杨

家约定俗成的习惯——如果你不愿意，那没人管得了你。

可这不代表他们对他漠不关心。事实上，杨锦天几乎是杨昭生活中最关心的人。

她每个月给他很多生活费，她给他买很多书，希望他有一天能从悲伤中走出来，她也在他需要的时候随时出现在他身边。

就好比现在。

凌空派出所不太好找，杨昭在导航的帮助下也绕了许多圈，最后在路口的一间简陋的小房子前停下了。

这路口昏暗得很，只有一盏路灯。派出所前停着两辆执勤的破摩托，还有一辆出租车。

杨昭下了车，往派出所里走，在路过那辆出租车的时候，她瞟了一眼车牌号——J4763。

那是一辆随处可见的出租车，杨昭只看了一眼就走了。

进了派出所，门口没有看门的。这派出所管辖范围本来就不大，平日来往人员也少，杨昭一直走到最里面的时候才碰到第一个人。

那是个有些发福的中年男人，谢顶十分严重。他看见杨昭，皱着眉头过来。

“你找谁啊？”

杨昭对他说：“我来找我弟弟，他刚才打电话说在你们这里。”

男人啊了两声：“那伙打架的是吧？跟我来吧。”

杨昭跟着他往二楼走，男人边走边说：“现在年轻人就好冲动，跟出租车司机也能打起来，你是家长就好好管管。”

杨昭一句话都没有说，走廊里出奇得安静。那男人回头看了杨昭一眼，杨昭面无表情，男人觉得自己的话没人搭茬有点儿没面子，想再开口，那一刻杨昭刚好抬眼看着他，让男人一瞬间觉得好似自己在偷瞄她一样。男人马上转过头接着领路，也没再说话。他脸色有些不好，这女人让他觉得很不舒服。

他将杨昭领到二楼，有几间屋子亮着灯，男人带她走到把边的一间屋子，推开门朝里面说了一声：“老王，来领人的。”

杨昭进了屋，观察了一下。这屋子好像是个小办公室，有一张办公桌，上面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办公桌旁有两个穿着警服的人，再一旁是两条长凳，凳子上坐着三男一女，其中就有杨锦天。

这四个年轻人好似只有杨锦天还有理智，剩下的都醉得东倒西歪，屋子里开着窗，却还是有着浓浓的酒气。

被称为老王的警察走过来问：“你是谁的家长？”

杨昭没有答话，她走过去，钩起杨锦天的下巴，杨锦天的脸上并没有伤痕。

杨锦天皱着眉头甩开杨昭的手，杨昭问他：“你不是说被打了，伤到了吗？”

老王过来，打了个圆场。

“什么被打啊，胳膊被拉了几下，都没事。”

杨昭听完，伸手将杨锦天的袖子撸起来，杨锦天的手腕上有一圈红痕，有些红肿。

杨锦天收回手，不耐烦道：“我没事！”

杨昭转过头，看着老王。

“打人的人在哪儿？”

另外一个警察看着杨昭里外不顺眼。

其实杨昭没有做什么，但就是这份什么都没做让人觉得她根本没把人放在眼里。

那个警察将手里的一叠材料往桌子上一放，声音虽不算响，但足以吸引全屋人注意了。

他年纪看起来比之前的两个警察都小，三十不到。他眼睛看着杨昭，手指头指着杨锦天。

“酒后滋事！跟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闹事！你是他什么人，就这么教育孩子的？”

“哎哎，小宋你别吵吵。”老王将他指着人的手拍下去，“不是什么大事，回去好好管教一下就行了。”

杨昭站在屋子中央，她看着那个叫小宋的警察。

“打人的人在哪儿？”

老王的手也停下了，他转头看着杨昭。小宋低声骂了一句，老王把他按下去，又对杨昭说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几个小朋友晚上喝多了，打了辆车要回家。结果车停下的时候吧，有个老太太也想坐，司机觉得老太太可怜，就想拉这老太太，结果这几个小孩可能是喝多了脑子有点浑，就非不让。”老王说到这，手一拍，“不就这样嘛，这就起了点争执。”

杨昭听完后，看着老王说：“谁先打的车？”

老王说：“什么？”

杨昭说：“谁先招的手，谁先把这辆车拦下的？”

“这。”老王一脸笑，道，“给老太太让座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再怎么着也不能跟个八十多的争车啊。”

“啊。”杨昭点点头，“也就是说，是我弟弟先打的车。”

老王听到这也有点不乐意了。

“你怎么说话呢，就这点事计较个没完了是不是，你跟个八十多的老太太抢座那是啥啊，那不是人渣吗！”

杨锦天低着头坐在一边，听到这话马上站了起来。

“你他妈说谁人渣？！你说谁人渣？！”

小宋可算逮到他站起来了，他狠狠地一拍桌子，瞪着眼睛指着杨锦天：“你给我坐下！坐下听见没？！是不是想被拘留？！”

“操！”杨锦天醉了酒之后胆子也大了，他甩了一下袖子就要冲上去。杨昭拦住他：“你坐下。”杨锦天想要挣脱开：“你松手！我他妈怕他们？你松手！松手！”

“啪！”

杨昭一个耳光扇过去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

杨锦天侧着脸，脸上僵硬无比，他的脸上慢慢显出红印。

杨昭一直轻声细语。

“你坐下，剩下的事姐姐给你处理。”

杨锦天不知是想到什么，眼眶泛红，他埋着头坐下，杨昭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哭。

杨昭转过头，没有看两个警察，而是看向屋子里的另一个角落。那里有些昏暗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几乎看不到墙角还站着个人。

杨昭看着那个人，说：“打人的那个司机，是你吧？”

杨昭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两个警察也愣了一下。老王先反应过来，他堆了一脸笑地看着杨昭，说道：“什么打人啊，就拉扯了两下，私了怎么样？”

杨昭没有看老王，她一直看着那道阴影。

“打人的是不是你？”

小宋皱着眉头说：“我说你这女的怎么回事啊？你装什么啊？这是两方责任，你弟弟酒后滋事你还想怎么的？”

杨昭转眼看着小警察。

“两方责任？酒后滋事？”杨昭语气平淡，“是他们先打的车，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让车吗？还有，先动手的人是谁？”杨昭说着，看向阴影里的那个人，“我了解我弟弟，他可能不让座，但他决不会先动手打人。剩下那几个都醉得站都站不直。先动手的人是你吧？至于你们……”杨昭看了一眼办公桌旁站着两个警察。

“我不知道你们一直向着这个司机是为了什么，不过，吓唬我是没用的。如果这

个司机不赔偿、不道歉，那咱们就法院见吧。”

杨昭这一段话是把后路都堵死了，那两个警察也卡住了，他们好像还没见过这种红脸、白脸都不吃的女人。

“是我动的手，你要赔多少？”

角落里的那个人终于说话了，他的声音很低、很平。

杨昭说：“道歉，然后拿五千。”

小宋马上说道：“五千？手腕拉红了就要五千，你讹人啊？”

“行。”

“生哥！”小宋走到墙角，低声对那男子道，“这他们纯是讹你呢，你不用答应，我帮你说。”

那人摇摇头：“不用了，多谢你们了。”他对杨昭说，“能不能宽几天？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”

杨昭说：“那就先道歉好了。”

那人静了静，然后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

杨昭开口，还要再说什么，杨锦天叫住她：“姐，算了。”

杨昭回头看他，杨锦天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手指。杨昭静默片刻，对老王说：“我现在能领他们走了吗？”

老王也觉得五千有点多了，他皱着眉摆手，“走吧走吧。”

“等等。”

在杨昭要领着杨锦天他们离开的时候，角落里的那个男人叫住了她。杨昭回头，看见小宋送来一张纸条。

那男人说——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你容我半个月，我还你钱。

杨昭看了一眼小宋。这个男人面子倒是大，连个纸条都是警察帮着送。她接过纸条，看见上面有个手机号码，杨昭把纸条揣进口袋，领着人离开了。

回去的车上，杨昭把三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年轻人放到后座，让杨锦天坐在副驾驶。

“我先送你去医院。”

杨锦天没拒绝，他也觉得手腕的地方很疼。

杨昭开了车窗，但是她没抽烟。杨锦天在的时候，她一直克制着少抽烟。

“跟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抢车，你真行啊。”

“我没想抢的！”

杨昭发动汽车，掉头往公路上拐。

“那怎么打起来的？”

“是那个司机！”杨锦天皱着眉头说道，“那个司机看不起我们！”

杨昭说：“你们这行为想让人看得起不容易。”

“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瞧不起！”杨锦天声音变大了，“你不知道他看我们的眼神，就像……就像看垃圾一样！”

杨昭没有再说话，杨锦天将头扭到一侧，看着车外一闪而过的路标。

杨昭将车开到最近的三院。医院夜里也有许多人，杨昭让杨锦天在车里等着，她去挂了号。

“来吧。”

杨昭带着杨锦天去看了医生，拍完片子，他们在放射科外的长廊上坐着等待结果。期间杨昭去厕所抽了一根烟。

结果出来后，杨昭把化验单拿出来看了一眼，然后放回去站起来说：“软组织损伤，这是轻伤害，咱们不私了了，我要告那个司机。”

“姐。”

杨昭回头，杨锦天坐在凳子上，他看了一眼杨昭，轻声说道：“算了，别找他了。”

杨昭说：“他是怎么打的你，用工具了吗？”

“我说算了！”杨锦天叫了一声，走廊里的人都看向他们这边。杨锦天低着头，年轻的身板显得分外的单薄。

杨昭走过去，轻轻抱住他的头。杨锦天挣了一下，最后放弃地倒在杨昭的怀里，杨昭感到弟弟在微微地颤抖。

“姐，我是不是垃圾啊？”杨锦天终于哭了出来。杨昭深吸了一口气，轻声说：“不，小天，你只是还没醒悟。”

杨锦天痛哭出声：“我也不想，姐，我也不想……我没办法……”

杨昭抚摸着弟弟的头发，低声安慰着他。

那晚，杨昭将车上的人都安全送回家后已经是下半夜了。杨昭的父母询问了杨锦天的手为何受伤，杨昭帮他掩饰了一下，说是在回学校的路上摔在台阶上了。

等杨昭回到公寓的时候，累得直接躺在沙发上，衣服、鞋都没脱，直接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杨昭是被电话吵醒的。她迷迷糊糊地抬起头，从包里摸出自己的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来电人“薛淼”。

杨昭翻了个身躺在沙发上，接了电话。

“喂。”

“有气无力，你还没起床？”

杨昭没答他，说：“怎么了，有什么事？”

薛淼说：“东西补得怎么样了？”

杨昭说：“那破碗坏得眼看碎成渣了，你说补得怎么样了。”

薛淼在那边笑了一声，杨昭听见手机那头有清脆的声音，好像是餐具刚到瓷盘。

杨昭问道：“你在吃饭？”

“嗯。”薛淼一叉子叉起一块牛肉，“你可别让它碎了，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。”

杨昭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再给我一个月吧。”

“我给你五十天。”薛淼咽下牛肉，大度地说道，“我知道修补急不得，你可以慢慢做。”

“好。”

薛淼又说：“我说，你怎么不回来这边，这里的工作环境比你那强很多，我可以给你配几个助手。”

“不用。”杨昭另一只手搭在眼睛上，挡着窗外照进来的阳光，“人多嘴杂，我喜欢单干。”

“好，你愿意怎么都好。”薛淼笑道，“好好工作。”

杨昭淡淡地嗯了一声，又说了几句，把电话挂了。

杨昭又在沙发上懒了一会儿，然后起来脱光衣服洗了个澡，出来之后明显觉得舒服了不少。

她打电话叫了外卖，然后到书房看书等待。杨昭的书房很大，她在搬进来的时候，特地把最大的一间屋子留作书房。书房里很乱，各种书籍资料堆得到处都是。她的书很杂，她也懒得分门别类，所有的书都叠在一起。

杨昭的书房墙上挂着一幅绢画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画的最下方画有一只鲤鱼，上方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。杨昭的座位就摆在这幅画的前面。她戴上眼镜，随手拿起一本书，翻开的时候她停了一下，想起来什么，她拿起手机给刚才那家外卖店打了电话。

“你好，我是华肯金座刚刚订外卖的那家，请问外卖送出了吗？”

“那帮我加一瓶矿泉水，要大瓶的。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

放下电话，杨昭翻开书开始读。

屋子里的钟挂在门口的墙上，指针滴答滴答地转动。这座公寓算是市里比较高档的公寓，院子深，很少听见外面马路上的汽车声。

阳光顺着窗缝洒进来，屋子安静得像是没有活物一样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铃响了。

杨昭晃了晃脖子，将书页做了个记号，放到一边。

开门，来送外卖的是个小姑娘。

“你好，请问是杨小姐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是您的外卖，一共七十八元。”

杨昭从钱包里拿了张一百的递给小姑娘，小姑娘低头找钱。杨昭先将外卖拿进屋了。

小姑娘找好零钱给杨昭，说：“杨小姐，你好像经常有订我们家的外卖。”

杨昭冲她笑了笑：“是吗？你记得我？”

小姑娘说：“是这样的杨小姐，我们店里现在有活动，充值会员卡的话，所有菜品打八八折。”

“嗯？”

小姑娘连忙又说：“不过这个活动仅限于外卖菜品，如果在店里吃是不打折的。”

杨昭说：“会员卡多少钱？”

小姑娘说：“最低充值三百元。”

杨昭想了想，说：“好，我办一张，你在这等我。”她转身回屋，拿了三百块钱回来。小姑娘没想到自己这么轻易就办了一张会员卡，显然有些高兴。

“杨小姐，我们店的菜品可划算了。”

送走了热情的外卖员，杨昭回到客厅吃饭。

她足不出户已经三天，偶尔恍惚地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要跟这个破碗待在一起了。

她的修补工作已经进行了大半，这个碗陪伴她两个月了。

其实严格说起来，这个碗的价值并不高，最多几万块钱，但是薛淼却肯花十几万来修复它。两个月前，薛淼拿着这个破损严重的陶碗找到她，要她帮忙修复。

那个时候她手里正在处理薛淼之前给她的一幅明代山水画，杨昭看了一眼那个碗，然后对薛淼说：“你越来越没品位了。”

薛淼走进客厅，他西装革履地赶了两天两夜，从加州飞来中国北方这座小城市，已经十分疲惫，不过他一向注重自己的仪表，优雅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

“有时候，东西的价值不能只看表面。”

杨昭放下手里的小毛刷，转过头看着薛淼，“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碗里有藏宝图？”

薛淼仰头乐了一声，“小昭，我喜欢你的幽默感。”

杨昭懒得理他，转头接着干活。

薛淼站起来，走到杨昭的身后，他抬起一只手，轻轻拉住杨昭的手腕。

这个动作，很值得考究。

在杨昭的余光里，薛淼的手指修长，指节分明。她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在我们这行里，最忌讳的就是抓住别人的手。”杨昭瞥了薛淼一眼，“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。”

薛淼无辜地耸耸肩。

杨昭放下小毛刷，站直身子面对薛淼，“说吧，怎么回事？”

薛淼低头看着杨昭，“一言难尽。”

“那就长话短说。”

薛淼讲了半天，杨昭听了个大概。

其实抛开薛淼添油加醋的深情描绘，故事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——这碗是薛淼奶奶的，在薛淼和他老婆吵架的时候，不慎充当了泄愤物品。

可能在别人看来这很奇怪，虽然这碗不是什么名贵的文物，但好歹也算是个古董，就算泄愤要砸，也该砸个不值钱的东西才对。

这不能怪薛淼。杨昭曾经去过一次薛淼的半山别墅，他家中一个吐口水的痰盂都价值连城，所以吵架砸了一个陶碗，已经是经过深思熟虑了。

“坏了就坏了，你赔一个更值钱的就好了。”

“不不不。”薛淼摇头道，“我可爱的小昭，你还太年轻，你不懂这世上真正值钱的东西其实是感情。那陶碗承载了我的祖母大半生的情感，它是无价的。”

杨昭哦了一声，说：“所以你砸了它。”

薛淼卡住了。

“那是个意外，谁的情绪都难免激动，情绪激动的时候砸了什么都不意外。”

杨昭说：“你怎么没有‘意外’地把你卧室的那个翡翠瓶砸了？”

在薛淼的卧室里有一尊清朝兽面纹翡翠瓶，那是薛淼刚入手的宝贝，他爱到疯狂。

薛淼说：“我与她正处在热恋期，你不能让我做一个残忍的男人。”

杨昭冷笑一声：“修复师有很多，你别指望我放弃这幅画去修那个没有油水的碗。”

薛淼笑得很温柔：“修复师再多，我也只相信你一个。你知道我有洁癖，不喜欢乱七八糟的人碰我的东西。”

杨昭抱着手臂，冷淡地看着他。

薛淼：“二十万。”

杨昭挑眉，这个报价很高，比她手里的这幅画高多了。

“看来这个碗真的很重要。”

薛淼痛苦地摇摇头：“我的祖母已经快九十岁了，我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，那我就成了家族的罪人。”

杨昭说：“加一个假期。”

一谈条件，薛淼精明的目光又回来了。

“假期？你想要假期？今年的古董拍卖竞争有多激烈你知道吗？行情这么好，你竟然在这个时候跟我要假期。小昭，别这么残忍。”

杨昭说：“我已经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假期了。”

薛淼说：“你要假期做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见你去哪玩过。”

杨昭静了静，说：“我需要这个假期。我的弟弟今年高三，明年就要高考了，但他没有做好准备，我要抽个时间找他谈谈。”

薛淼说：“需要多久？”

杨昭说：“两个月。”

“两个月？！”薛淼深吸一口气，评价道，“还真是一场漫长的谈话。”

杨昭说：“两个月，你不给就找别人修吧。”

薛淼在客厅走了走，最后靠在桌台旁，说：“十五万，加两个月的假期。”

杨昭眯起眼睛，“你这个奸商。”

薛淼淡笑着：“你不适合和别人谈条件，你想要什么实在太过明显了。我敢打赌就算我一分钱不给你，只要有两个月的假期，你还是会给我修。”

杨昭转过身，不理他。

薛淼走到杨昭的身后，他有着混血儿特有的高大身材，将杨昭轻轻揽在怀里，“不过我还是要付你钱，小昭，我是个大度的男人。”

薛淼身上喷着高级的香水，味道很淡，但是一直萦绕在身边。杨昭在他怀里转过身，手指点在他的胸口，给他推开了。

“希望你对你老婆也能大度一些。”

薛淼轻笑一声：“不是我不大度，小昭，傲慢与自以为是是白种人的天性，我与他们有代沟。”

杨昭呵呵两声，不再说话。

所幸薛淼也累了，他走到酒架旁，拿了瓶酒看了看，“我能喝吗？”

杨昭说：“随意。”

薛淼说了一句好吧，然后将酒打开，他先去洗了澡，出来后喝了一杯酒，然后晕乎乎地进了客房睡觉。

自从杨昭搬来这里，每次薛淼来找她都不会住酒店，而是直接住在她家里。

话说回来，薛淼送来这个碗后，第二天就回了美国，不过他保持着两天一个电话，全方位地跟踪陶碗的修复情况。

杨昭打了个哈欠，抬起头，外面已经天黑了。今天天气很阴沉，虽然才六点，可

天已经像深夜一样。

把碗拼起来不难，难的是要完好无缺。薛淼不想让她奶奶知道这个碗曾经像街边的破烂一样被摔个稀巴烂，这就要求杨昭在补碗面的时候分外小心。

电话响起，杨昭接过来，是快递打来的。

这里不比在美国的工作室，有许多材料都欠缺，每次都是她打电话给那边，准备好东西再给她邮寄回来。

电话里，快递员跟杨昭说今天已经有点晚了，快递已经不派发，如果要送货上门得等到明天才行。杨昭不想等，她急需那颜料修补碗口的花纹，她决定自己亲自去领。

她穿好衣服，拿着包出门。

杨昭刚一踏出公寓门的时候，天上唰地闪了个光，紧接着响起一声雷，震耳欲聋。

豆大的雨点一滴一滴地砸下来，眨眼的工夫，雨越下越大。

杨昭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回屋取了把伞冲进雨里。她没有开自己的车，华肯金座到快递点不近，其中有段路正在施工，是个低洼地段，如果雨还这么一直下的话，保不齐车会过不去。

她在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
“十一路快递点。”

司机按下计价器，开始朝目的地开。

雨点砸在车前窗的玻璃上，声音很大。司机师傅有些担心说：“照这么个下法，过一会儿天桥下面就积水了，难走了啊。”

杨昭嗯了一声：“师傅麻烦你快一点。”

“我也想快啊，这怎么走啊？”

雨越下越大，杨昭开始后悔自己出门的行为，但是她依旧很想拿到材料。

最后还差一个路口的时候司机停了车。

“不行，走不了了，我得在这拐了。姑娘你下车吧，钱可以不用给了。”

杨昭没有说什么，照价付了钱，然后下车。

打开车门的一瞬，雨花迎面扑来，杨昭伞都没来得及打开，车就已经开走了。

风很大，雨四处乱飞，伞打跟没打一个样，没半分钟杨昭的身上就已经湿透了。

杨昭顶着狂风暴雨来到快递点，快递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下班了，看见那个黑乎乎的人影冲进来，都吓了一跳。

杨昭收起伞，“我来拿快递。”

有个女工作人员看着她，难以置信地说：“这么大雨还来，这么着急啊？”

杨昭点点头：“是国际件。”